

# 以“外卖诗人”称号为大众所熟知的王计兵,最近出版了他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珍》 为“没有爱情”的父母“讲”出一本书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 一 呈现出“介于散文和诗歌的感觉”

“成珍”,是王计兵的第一部非虚构文集的名字,源自他的母亲包成珍的名字,也寓意他拾起曾被轻放在角落的生命记忆凝结成珍的过程。

“这些年流传着一种说法:人有三死。第一次死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生活的痕迹;第三次死亡,是人间再也没有人想念。”2023年,在王计兵父母过世安葬三周年的仪式上,那些关于父母、故土和漂泊的记忆向他袭来。王计兵的内心燃起一种渴望——他要为父母亲写一本书。

《成珍》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展开长达半生的回望。其中《父母爱情》追忆

父母那“如同被绳索捆绑却不奢望逃脱”的命运;《母亲的“幸亏”》《回忆的碎片》《母亲生命中的那些人》《父母离开后》等记录与家人相处的细碎日常;《饥饿的记忆》《有一种爱情》《金雁商店》《儿女》《春晚》《寻找命里的一颗糖》等篇章则是对前半生波折与蜕变的回望与剖白。

诚然,王计兵的书写离不开诗。他在散文集中以单篇形式集纳《六首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的诗穿插于散文之间,在细密而稍显沉重的叙述凿开气孔。这种气息的转换会带来疏离抑或是新意?王计兵把答案交给读者。“散文本身含有诗性,我希望呈现出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的感觉。”他说。

## 三 “不能拉低文学的高度”

从诗集《赶时间的人》到最新出版的非虚构文集《成珍》,三年里,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025年,他登上春晚为歌手王菲报幕并朗诵自己的诗歌;在刚过去的2026“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上,他与刘震云、梁晓声等名家畅谈文学;不久后,他将携意大利语版诗歌《下午三点》及其他作品,赴意大利、匈牙利进行文化交流。

与过去30多年默默无闻的写作不同,如今的王计兵成了“被看见”的那个。“这就好比做一件家具,自己放在家里用和拿到市场上售卖肯定不一样。我现在写作,如果作品写得好,差不多就能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于他而言,写作不再是一件敝帚自珍的事情了。

正因如此,他在写作时会想得更多,想着文学最终的去处。“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会有很多人因此走出来、被看见。我作为一个已经被看见的人,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能拉低文学的高度。”

“如今我的生活里,诗歌与散文是并行的。”尽管推出了首部散文集,王计兵依旧留心攒下那些饱含诗意的句子,“每天用在写散文和写诗的时间差不多。”在他看来,写散文与诗歌具有连通性,两者之间的切换是自然发生的。

和写诗的方法类似,王计兵的散文是“讲”出来的。有时讲着讲



着,手机屏幕上冒出几个精炼而灵动的句子,“特别像诗歌”。王计兵告诉记者,《成珍》中诸多篇章创作于凌晨时分,他会只身走出家门,来到自家的小店,把自己关在里面完成稿件。灵感未至时,他会在中途停下来“正常地过日子”,想写诗就去写、想读书就去读。而在某个节点上,突然想将没讲完的事情讲下去,便努力再将文章写下去。

新书刚面世,被问及对读者反馈的期待时,王计兵道出内心的忐忑。“作为外卖诗人‘出道’,如果他们认为我的散文比诗歌写得更好,我会有点愧对‘诗人’的称号。如果他们认为诗歌比散文好得多,可能也是对我的诗歌的一种伤害。”但他强调,《成珍》是他倾注最浓厚情感的一部作品,不论外界评价如何,他都愿意接受。

## 二 “仿佛突然挖到了人生的泉眼”

《成珍》虽是王计兵的首部非虚构文集,但他的写作之路实则始于小说和散文。“当生活不再给我留下写散文和小说的时间,短小精悍的诗歌正好能嵌入生活的缝隙。基于这样的缘分,我走上了写诗的道路。”王计兵说,回归散文写作的想法在三年前已萌生。直接的促成则是他走入大众视野后,伴随关注度而来的对生活的反思、对父母的想念。

“我曾这样形容我自己的性格——我是个不会流泪的人。我以为我这一生都不会流泪,以为我命里缺水,所以说我不停地往下挖掘。当我49岁‘挖’去了父亲,51岁‘挖’去了母亲,仿佛突然挖到了人生的泉眼。从那之后,每一次想念,都会裹着眼泪。”他把这种“裹着泪”的感受,安放在诗歌《母亲三周年祭》。

“我们过来祭奠,三年了/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周边的草木已经枯黄/坟头草仍然青翠/阳光明亮得一如既往/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母亲三周年祭》(节选)

2023年11月23日,那是王计兵母亲过世三周年的忌日。按照风俗,逝去的夫妻合葬三年后需将坟头合并,于是王计兵兄弟三家相约从不同城市返回故乡。村庄赶上了拆迁,提前到家的王计兵无处可去,便选择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到父母坟前。途中他特地绕道舅家,却因担心年过八旬的老人受刺激,只在房屋西侧的路边坐了许久。“在这条母亲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我边

边走边写,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多字。”

在《成珍》开篇,他沿用了曾经的诗歌标题《父母爱情》。这是对此前争议的一次回应,也是对他所了解的父母的如实记录。

“直到现在,我认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它可能是一种亲情的延续,是生活习惯性带来的两个人之间的融合。”散文中描述了母亲遭受家暴的细节,王计兵说,在当时的背景下,父辈推崇的是拳棒式的婚姻关系,仿佛那是维护婚姻稳定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他的母亲,与处于同一代的部分妇女无异,在痛苦挣扎中隐忍不语。

幼年时期的切身体验,影响着王计兵的婚姻观、恋爱观。王计兵说:“我和爱人结婚之后和她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打架,不管是我对你,还是你对我。”

## 【书序】

## 二十年沉潜始成刘伯温新传

□黄天骥



周松芳的《大儒与半仙:刘伯温新传》脱胎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记得二十五年前,我和松芳等人一起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颇费踌躇。我知道,他在硕士生阶段,研究的是唐代李商隐的散文,在诗文学上有一定的基础,应该顺着诗文研究的方向前进。至于研究的具体对象,我建议他选择刘基。

刘基是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研究他的著述也颇不少。但是,把刘基在文学上的造诣和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结合起来,勾勒出他“这一个”的独特性格,并且和他的诗文艺术风格联系起来,这期间,还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还可以在学术层面上有更新更深的开拓。又想到松芳的工作性质和学习经历,觉得他研究刘基,大有好处,因为认识刘基复杂的心理活动、纵横捭阖的政治才能,有助于研究者提高观察、处理人和事的综合能力。

论题确定以后,松芳在通读刘基作品以及与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梳理刘基生平以及了解他与朋友交往的材料,写成《刘基年谱》和《刘基交游考

论》。我们知道,制订古人年谱和交游考,是颇为繁难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仔细研读作品,考证前人疏漏,竭泽而渔地审读有关资料,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当然可以吸取借鉴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的领域。但是,知人论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辩证地剖析古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是最能科学地、透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的。松芳对刘基的研究,把刘基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坛的总体状态,作了全面的考察;把刘基的经历及由此引发的内心矛盾,作了仔细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刘基诗文风格的特点。这样做,无疑能够比较准确地阐明刘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比较全面地辨清他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松芳不仅沉潜地钻研文献、文本,广泛地搜集资料,而且抓住机会,尽可能参加和研究刘基有关的学术会议,结识国内对刘基有研究的学者,互相沟通学术讯息;还到过刘基家乡一带,实地调查考察。显然,长期刻苦地学习,使他对刘基思想和成就的理解越来越深。经过不断地反复地锤炼,最终于博士生涯中写成题为《刘基研究》的优秀毕业论文,并于2006年得以出版。

这二十年来,松芳始终留心有关刘基的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质量的论文,现在经过全面修订,充分融入自己与学界的新成果,形成了如今的《大儒与半仙:刘伯温新传》,有焕然一新之感。

## 【洞见】

## 穿透“少年史”的黑色幽默与光彩

□范以锦



的是瞒着家人报考剧团并顺利录取,最终却被家人硬生生拦下;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亲友遭遇的不公待遇,她看在眼里却无力相助;重男轻女的偏见,摆酒席时女性下厨但上席时却让男性优先。这些沉甸甸的过往,让她早早便意识到,乡土与家族的陈规陋习绝非自己想要的人生,必须另找出路。

于是,她最初选择“用默不作声来对抗”。随后她不断变换应对方式。她下决心读大学,因筹集上学费用不易而受阻,她跟家人黑脸,以“哭得昏天黑地”方式抗争,终于如愿以偿。书中不乏幽默的笔法:众目睽睽之下偷爷爷的钱时,她表现出的机敏闪躲竟能骗过警惕性极高的爷爷,读来非但没有道德上的压抑感,反倒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毕竟她以自己的智慧和黑色幽默的举动,解了家庭的燃眉之急。回忆到爷爷抓起椅子想砸奶奶,被父亲奋力拦下时,作者写道:“眼看要打起来,我很开心,很乐于看见爸爸取得胜利。”面对爷爷酒后耍酒疯、辛辣刻薄地点评她人,她调侃道“爷爷一生喝的酒比吃的饭还多”,写他“肉身晃悠在俗气的人间,灵魂却栖居在孤傲的贵族精神世界里”;及至扫墓,又戏谑着念叨:“烧纸钱给你,就是让你买酒喝,随便喝,随便点评谁,再也没人拦着你。”这些文字,既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亦是对人性弱点的温柔解构。所谓黑色幽默,本就是身处困境之人,以轻松调侃诉说沉重,以玩世不恭对抗现实的苦涩与无奈。作者的嘲讽与戏谑,总能让人哑然失笑,而笑意散去后,却是绵长的怅惘与深刻的反思——这正是黑色幽默独有的艺术魅力,亦是作品抵达的审美高度。

其实,全书并非一味浓郁,虽然“黑色”在多个章节中都有出现,但小标题除了“黑色少年史”这一章节外,其余章节的标题皆偏向正面或中性,即便“黑色少年史”这一章也并非全然被黑暗笼罩。作者珍藏着纯真童年里澄澈的欢愉,当她在书中拨开回忆的迷雾,透过“黑色”的滤镜回望时,也让读者看见了更广阔

张蜀梅的新著《唤马镇往事》,将自己的“少年史”冠以“黑色”之名,以此锚定全书的情感底色。不过,这抹“黑”并非全然压抑,其中氤氲着以戏谑对抗困顿的黑色幽默,更掩不住刺破阴霾的生命光彩。书中的“黑色”过往、幽默智慧与温暖亮色,共同勾勒出作者从故乡走向远方的人生轨迹。

本书采用了沉浸式的非虚构书写策略,作者将自己完全融入亲历亲闻的人与事中。叙事虽围绕各类人物个性铺展,但核心始终是我”。在描摹亲友乡邻等鲜活个体时,她始终将自己嵌进故事的肌理之中,使得作品的真实感愈发鲜明。即便在非直接写人的章节,作者也善于通过气象变迁与社会百态的描摹,反衬人生的酸甜苦辣与心境的悲欢起落。当她写到在亲朋劝说下很不情愿地恋爱时,有这样的叙述:“很幸运,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果断地分手了,这对彼此都是一次解放。”紧接着笔锋一转,落墨于后门的七八级石梯、石梯下机耕道旁夏日的杂草野花、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有忽来的热风与骤雨,以及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炎热与无聊。景物的繁杂沉闷与彼时谈婚论嫁的压抑心境相融,将那份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唤马镇往事》一书中的“黑色少年史”这一章节,这可看成是全书的精神内核。这里记录的不完全是作者自身的经历,还有她目睹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亲身的困顿,还是目睹的荒诞,都曾让作者陷入深深的迷茫。但她从不是因于泥沼的妥协者,而是以黑色幽默为矛,去应对她认为“一点也不幽默”的事,在灰暗的境地里劈开一道缝线。

作者笔下的少年时光之所以被冠以“黑色”,是因为那段岁月里曾给她带来生存的窘迫与命运的磋磨;家境艰难到揭不开锅时,她竟协助奶奶,从全家人最畏惧的爷爷的铺子里“偷”出5元钱;违背她意愿的事一次又一次发生,最失落

## 【出版书单】

《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  
郭君涛 著



唐代金碧山水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国美术史中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文化艺术系统,追溯这个系统的起源、高峰、衰落、演进以及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关系是本书写作的主线,同时考虑时间、空间因素、地域特点、中外文化交流等,构成本书写作的辅助线索。

《时空价值:高质量发展的商业模式创新》  
路江涌 著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人、货、场”模型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商业现实,本书深度解构该模型,拆解“人”的需求本质、“货”的价值构成、“场”的时空维度,再结合数智化特征予以重组,构建以“时空价值”为核心的创新模型,强调从用户需求、从产品到服务、从空间到时间,以及从占有到使用的根本性转变。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 著



本书借“五四”以来已有的研究成果,试图对晚清小说做更深入的考察。作者将“晚清”的时代范围扩大至鸦片战争以后,并力求打破以往“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化论述;除文本诠释之外,更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

《美女与野兽:一部时尚与暴力的历史》  
迈克尔·陶西格[美] 著



一部人类学领域中的“恶之花”。作者轻快的笔调也掩饰不住他真实的悲哀:美是如何镶嵌在残忍、权力和死亡的游戏之中而成为一种黑色寓言的。

《北大教授的十二堂通识课》  
王博 吴晓华 主编



汇集十二位北大名师学者的智慧,横跨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社会热点、科技伦理等多元领域,从文人侠客梦、北宋士大夫风骨到AI伦理治理,从明清商帮智慧到女性题材影视解析,兼顾经典与前沿,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洞见,为读者搭建起广博的知识体系。